

SU SHU YANG AI QING XIAO SHUO
XUAN

月神集



苏叔阳爱情小说选

● 苏叔阳

苏叔阳

苏叔阳

● 苏叔阳

哈尔滨出版社

月神集

苏叔阳

苏叔阳爱情小说选

哈尔滨出版社

(黑) 新登字 12 号

责任编辑：叶 红

封面设计：孙国辉

封面题字：苏叔阳

月神集——苏叔阳爱情小说选
苏叔阳 著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黑龙江省水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印张 400千字

1995年6月第1版 199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 000册

ISBN 7-80557-784-6/I·200 定价：16.80元

I 247.5
105-61



〔作者简介〕苏叔阳，男，1938 年生于河北省保定市。1960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秘书长。现任北京电影制片厂一级编剧。其创作领域涉猎广泛，在话剧、电影剧本、小说、诗歌、散文、传记文学等方面都卓有建树，多次获国家级大奖。1991 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

在小说方面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故土》（获首届人民文学奖），短篇小说《生死之间》（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传记文学《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获国家图书奖）。小说集有《婚礼集》、《假面舞会》、《老舍之死》。

要爱得真诚

(序)

没错儿，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句话本身也够得上永恒。然而，多少人因表现这永恒而使自己跌入丑恶的泥潭，文学史永远无法说清。更多的人，写这永恒只流于平庸。关于爱情的平庸之作，古往今来浩如烟海，浩如烟海呀！我便属于这类。可是竟有出版社愿意结集出版，这是我意想不到的福份。就算作是我劳作的纪念吧，以慰藉我常觉怅怅的心。

我不是爱情理论专家。当初写作时也没有特意地挑选这个主题，执意地阐发。只是脑中有了几个活跃的人物。铺排出来，没想到常常跳进爱情之网。这大约也是爱情之所以“永恒”的原因，写小说不写爱情好象颇不易，背后有只强有力的手把你引进爱情的王国。

每写到爱情我便战战兢兢，生怕不由自主流泄出内心的卑琐。爱情又像是压榨机，常榨出作者藏在外衣里的“小”来。古往今来，东洋西洋，凡是绘声绘形描摹性行为的“淫书”无一不有个漂亮的甚至道学气的借口，叫做“警世”。其实，这只不过是作者自己好恶的流露。对待爱情的价值观，无论怎

样遮掩也还是要暴露无遗的。所以，这永恒的主题又是最严肃、最叫真儿，最能衡量作者品味的尺子。只要你涉及它，永远无法逃避它的度量。你的灵魂也就呈现给广大读者，任人评说。所以，我写爱情时，总是慎之又慎，小心则个。

薄伽丘写《十日谈》时，爱情的价值观念简单明了：他认为凡是真诚的，不以金钱为衡尺的憎爱分明就是崇高的。所以，他鞭挞宗教的虚伪，歌颂纯真爱情的爆发。甚至情夫情妇，偷情野合，只要是两情相许，不为金钱名利，他都给予肯定乃至赞美。他笔下的性行为含蓄而又常幽默、俏皮，充满着一种活泼的向上的气氛，十足表现出一位新兴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作家的自信与勇气，把那些封建阶级剥光了鞭挞，痛快、淋漓。

可是他没有想到，他讴歌的爱情的纯真没过多久便被淹没。人类自从把性变作商品之后，便没有什么可以不能出卖了。资本主义无情地打碎了封建主义的桎梏，把人从禁欲主义中解放出来，却跌进了纵欲的大潮中。人类一面创造文明，一面又滑向丑恶与罪恶，将最圣洁的爱情变成游戏乃至阴谋，将创造自身的最质朴的原始的运动变成了无烟的商品，人类在糟践自身。这是文明发展的反动，同人类自己的愿望相悖。倘有造物主，他一定会后悔与惭愧。

如今，发达国家从性泛滥的噩梦中醒来，开始呼唤重归真诚与朴实。多少讴歌爱情真诚的作品在西方获得巨大的反响。平心而论，那些作品的水准远不如古典的《茶花女》、《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等。然而人心所向，那些曾经拥有而今失落的情感正以无限的魅力召唤着人们。我们呢？正相反，在需要全民团结、奋勇拼搏去夺取现代化的时代，却不时充斥

着一股靡靡之风。爱被性所垄断，爱情也正变成无病呻吟，颓废伤感、歇斯底里的旋律飘荡在市街……我们有些人为什么舍崇高而就卑琐呢？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爱情观。然而，爱情之所以永恒，之所以能激荡起人们心中神圣的情愫，正因为它有亘古不变的价值观，这就是真诚、奉献与纯洁。无论搀杂进什么功利的因素都会破坏爱情的真挚。然而，功利的因素又是无处不向爱情进攻的。搀进什么样的功利因素又可看成是爱情的时代烙印。这功利倘是与民族、国家息息相关，这爱情的崇高便增加了砝码，倘这功利只是为了一己，则爱情的份量便要下降。所以，爱情又离不开社会的条件并且因此而分出高下。所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便是把爱情定位在服从争取自由的前提下。那时，倘有一对恋人，置争取自由的斗争而不顾，躲进小楼成一统，陶醉于个人的温柔乡，那么，这爱情便打了折扣，不唯不能歌颂，简直应当鄙视，不管他们的爱多么真诚。因此，作者在描写爱情时，应当始终有一把尺子，这就是社会性的衡尺。这一点，丝毫不比爱的纯洁性次要。

当然，爱情有时也同习惯的道德，舆论乃至伦理相悖。判断爱情是非的标准自然不能以习惯的道德舆论作唯一的标准，而要看这道德与舆论是否合乎时代进步的要求。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所以被称作爱情纯洁的典范，正是因为他们背叛了世仇的家族关系，而把爱摆在首位。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也正是因为她冲破了为夫守节的古训，寻求自身的幸福，为人文主义者所肯定。可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这个故事，重点竟放在司马相如如何挑逗文君，文君怎样私奔出走

上，表现出某种封建文人的纨绔子弟气，玷污了文君。《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虽然经文人润色过，但民间那种强烈地反对旧道德的凛然与悲切仍可看得分明，这是好作品。

与当时主导道德、舆论相悖的爱情，写来容易动人，但也极易写出毛病，既不能一味肯定道德，也不能一味肯定爱情。好象所有的爱情都应当至上。前一时期，文坛上有一股歌颂“第三者”之风，好象唱对台戏就是进步、新潮，未免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至于伦理，最难撼动，是社会赖以稳定秩序的宝贝。无论怎样纯真的爱情，叔嫂之爱，翁媳之情，总让读者难以接受。硬要去歌颂，难以写美，还是慎重为好。

谈到美，我以为最美的情感是爱情。千万不要写得丑态百出。让爱在真善美中表现其动人心魄的魅力，又让人在这魅力中体味真善美，这是功德事。为人一世，当尽功德，而不损人，这是作者的职业道德。

小说嘛，自然不是全部，难说是精品，只是把有关爱情的小说选择了一些集在一起，让人窥见我内心的爱情观。无论如何，小说只是生活中的近似值，青年读者千万不要按照书中的模式生活、爱恋。各人有各人的特色，不能划一。

书名题为《月神集》，据说月亮是主司爱情的神。

我已向老年迈进，但我愿以年轻人的心永远歌颂纯洁的爱情。人类倘若没有真挚的爱，还有前途吗？

是为序。

蘇叔陽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于北京

目 录

要爱得真诚（序） 苏叔阳

告别 (1)

天鹅 (9)

孙小二订婚 (40)

五十周年婚礼日 (48)

旅途 (61)

生死之间 (104)

流星 (117)

假面舞会 (171)

昨夜星辰昨夜风 (240)

给成功者的信 (281)

旋转餐厅 (289)

爱在天涯 (382)

落花逝水 (461)

编后记 编者

告 别

上午十点钟，阳光已经很暖和了。盛开的洋槐花把沁人的甜香散布在街道的上空。郭平凡坐在无轨电车里，任温暖的春风拂着头发，向工农兵第三十六饭馆进发。

昨天夜里，晚汇报的时候，专案组长霍焰向郭平凡宣布：“明天晚上送你去干校劳动改造。白天给你一天自由活动时间，可以上街买点东西。下午五点以前归队。记住：不许和你老婆进行反革命串连！”

纪律是威严的。特别是有拳头、棍棒和无休止的批斗作为后盾的时候，纪律就更是吓人的东西。纪律的多少和幅度，决定于专案组成员嘴唇的闭合。人的命运系于少数人的嘴巴，我们有过这样的时代。因此，尽管郭平凡已经和他的妻子方薇有半年多没有见过面了，还是不敢违反戒令，回到自己那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去和妻子告别。然而，世界上毕竟还有恩爱之情这个东西，也还有同情“反革命分子”的“蠢虫”。所以，郭平凡还是通过了“我们的信箱”，约妻子到他们恋爱时常常会面的地点去“幽会”。所谓“我们的信箱”，实际上是两个大活人。一个是郭平凡所在单位的锅炉工老赵，一个是老赵的儿子，方薇所在单位的化验员小赵。他们又和郭平凡住隔壁，因此，自动地，极为秘密地承担了通风

报信的差使。他们在郭平凡夫妻的私房话字典里被称为“我们的信箱”。昨天晚上，出发令宣布以后，郭平凡立即去打水。当滚开的水灌进暖水瓶的声音充塞锅炉房的时候，郭平凡向老赵点点头，轻声说：“明天，上午十点半。”祖国的语言真是了不起，在特定的条件下，几个字就包含了无数的辛酸苦辣。老赵是语言学家，他懂得这几个字的含义。郭平凡一走出锅炉房，老赵就给小赵挂了电话，重复了这几个字。小赵也是语言学家，他用青年人丰富的想象力补充了这几个字后面的情感，下班时借修理电灯为名，走进郭平凡八平方米的宫殿向方薇转述了这个约会的信息。

方薇听见这个口信，不禁泪下。因为她也得到了同样的“出发令”，要她第二天晚上去一个林场劳动锻炼。情人的心是相通的，当一个人急切想会见他或她的心上人时，对方也会神不守舍，产生想见另一个的渴望。据说，这叫做情感的交流，还有人解释为生物电的传导。可这电流的发源体却是双方专案组长的嘴唇。不管怎么说，郭平方凡夫妻双方都得到了对方约见的口信。这样，郭平凡乘无轨电车奔向了第一个约会地：工农兵第三十六饭馆。

在改名换姓的革命热潮中，这家饭馆甩掉了珍雅菜馆的资产阶级名称，换上了无产阶级的名号，还曾经立了一套革命法规：进饭店者须自报出身，黑九类免进；自端饭菜，自洗碗筷，就餐前须面向东方默读老三段；现在革命热潮渐退，自报家门，餐前默诵的规矩没有了，可是自端饭菜的条例还赫然存在。郭平凡立在饭馆门口，用眼角巡视了一下四周，见没有熟识的面孔，才定下心，深深吸一口洋槐花的清香，推门走进饭馆。

哦，这熟悉的窗户，窗户下熟悉的第三张饭桌呀！桌面上洁白的桌布没有了，这大约是因为它是白色的吧！桌上的酱油、醋瓶也消失了，大约是不必培养顾客的资产阶级习惯吧！可这张木桌，木桌所在的位置，依然是那么亲切，唤起我无数甜密的回忆。记得第一次同方薇吃饭，就是在这里，就是坐在这张桌子边。那

已经是十年以前了。那时候，大学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们刚刚吐露出倾慕的心意。那天，我们去游了公园，划了船，唱了歌，又在那可爱的洋槐林里接了吻。呵，第一次燃烧的亲吻呐，它使我们内心里升腾起多么庄严的感情。因为在双唇相接的瞬间，我们的心都在说“永远！”在那以后，在傍晚，我们来到这里，默默地看着对方，好象我们不是来吃饭，而是来相面。薇，我为你叫了菜，我们还第一次喝了红葡萄酒，祝贺我们的爱情。可算帐的时候，才知道，我们谁口袋里的款都不够那顿饭钱。不是我们太挥霍，我们只叫了两个最便宜的菜，实在是我们太大意，谁都忘了数数口袋里的钞票。我们把钱凑在一起，还是缺两角。我们尴尬地笑着，向服务员解释着。你还记得吗？薇，那位好心的胖服务员爽声大笑起来，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两角钱，还拍拍我们的肩膀，甚至还喝了一口酒祝我们幸福！从此，每逢槐花盛开的时，我们都要来这儿坐一坐，都要同那位服务员聊上一会儿。这甜蜜的日子，这友善的关系，这亲切的气氛如今都在哪儿啊？现在，我又坐在这张桌旁，却是另一种心情，另一样惆怅……

郭平凡坐在桌旁默默地想着心事，眼角却盯着门口，每一个进饭店的人都引起他的心跳，但是方薇还没来。他看看手表，十点二十分，还差十分钟呢！他笑自己的急躁，转过脸来看着窗户。

这时，窗外闪过方薇的面孔，瘦了，憔悴了！那两只秀美的眼睛里，此刻是忧郁和愤懑。郭平凡立起身来，等待着她。可是，门一开，进来了一位穿着褪色军衣的年轻人。我的天，专案组成员小李，这是铁的纪律的化身，他以拳头维护着革命的法制！怎么办？郭平凡慢慢挪动着脚步，趁小李审查那块菜谱牌子的时候，走出了饭馆，朝呆呆地立着的方薇那么一瞅，急匆匆地走了。谁见过这种目光啊？谁能看透那匆匆一瞥里全部的深情？谁有过同样的遭际，谁就是诗人。

洋槐林。郭平凡夫妻的第二个约会地。时间已经是正午十二点。方薇独自在槐林深处踱步。她的腋下夹着一个小小的包裹，那是用她的绸巾包起来的。这绸巾是结婚时郭平凡送她的礼物。绸巾里包着方薇手织的毛背心和刚买来的毛袜子。也许，郭平凡要到寒冷的地方去，他那双棉鞋已经穿了三年，怕不保暖了，有这双毛袜子，可以挡挡寒气，让他在冰雪的路上也感受到亲人的温暖。虽然这亲人也是个攻击旗手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会被人称为反革命感情吧！她慢慢走着，仰头望着树上那一串串洁白的洋槐花，陷入了深沉的回忆。

多么香的槐花呀！十年前的傍晚，晚霞染红了层林。平凡，我和你，就在这槐林里约会。你是多么傻呀，你抱着我的肩，颤抖着问我：“我，能不能吻你？”哎呀，哪有这么问一个姑娘的？我能够明确回答你吗？我抬起眼，嗔怒地看着你。你吓慌了，红着脸，喃喃地解释着，“我，不是，不，我是说……。”你呀，那时候为什么那么怯懦，难道你不知道我正在等待，等待你那火热的亲吻？我低下头，羞红了脸，可忍不住要笑，幸福地微笑。你呢，偷偷地亲我，亲到了什么地方噢，耳根子上！我又抬起头看着你。你呀，这才把我拥抱在怀里……，那天，我也傻透了，我竟然流了泪，你问我：“怎么了？”我说：“害怕！”你说：“怕什么？”我说：“啊，要和少女时代告别了！”你抓住我的手，指着天边的晚霞，你说：“我爱你，永远！”是啊，永远！可谁料到这永远的爱之中，还会有痛楚的告别。这使我们结合的洋槐林，如今又成了我们分手的地方……

方薇踱着步，听着每一阵传来的脚步声，每一阵都使她心跳。终于，她听见了熟悉的脚步声，那有点擦地的脚步声。她蓦然回过头去，郭平凡就站在她的面前。他们什么话也没说，拉起手，钻进一棵倒栽槐的浓枝之中。他们彼此看着，紧握的手交流着心意。

郭平凡终于开口了：“薇，我们今天就要……”

话音未落，突然闯进一个臂戴红袖章的工人民兵纠察队员。他冷冷地看着这一对恋人，威严地说：“你们俩什么关系？”

方薇还来不及回答，那位天才的纠察队员又发出质问：“夫妻吗？为什么不在家里谈话，躲到这儿来？谈恋爱吗？瞧瞧你们这岁数！”

对这几个具有严密逻辑的问题，这夫妻俩说什么呢？没法说，郭平凡张了张嘴，那纠察队员又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乱搞男女关系要送进学习班！”

一听学习班，就如同一股电流击中了这对夫妻，他们马上唯唯诺诺向后转。

“分开，以后再不许干这事儿！”还不错，这位纠察队员网开一面，没有更深地追究他们，而是放走了他们，但也因此使他们不能告别。在一切秩序颠倒的时候，幸福，甚至痛苦都还有什么价值？！

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分别把他们俩从西城郊外拉到东郊，整整用了两个小时。他们不敢乘坐同一辆车，怕遇上任何一个相识的人。假如这些相识的人无意中说出曾经看见他俩坐在一辆车里，他们立即会受到责问甚至批斗。弄不好还要追究给他们通风报信的人，那就砸了“我们的信箱”。等到郭平凡先一步来到某个学院教师宿舍区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了。

这是他们的第三个约会地点，何教授的家。何教授在郭平凡和方薇毕业的大学里任教。教授夫人在这所学院任教，为了照顾夫人就近上班，何教授的家不在自己的大学，而在这所学院。平常老头子总要风尘仆仆坐着公共汽车穿过整个城市。谁知道这个不利条件反倒成了有利因素。在大学一片冲击教授住宅的浪潮中，何教授的家居然安然无恙。这也许是因为教授夫人是国际上知名的女学者，受到了明令保护的原故吧！总之，何教授夫妇慨然提议把自己这个平静的孤岛作为心爱的学生郭平凡夫妇的秘密约会

地。在他家的窗口，日日夜夜摆着一盆米兰。这清香的花木就是平安的讯号。只要有这盆米兰，郭平凡夫妇就可以躲进孤岛享受一下暂时的夫妻的温存。但是郭平凡不愿意让老头子担风险，在半年多的“住宿学习班”生活中，他只利用了两次这个约会地。如今，不得不第三次利用它了。

郭平凡穿过稀疏的松林，走向何教授的住楼，一抬头就看见了三楼窗口那盆青翠的米兰，他的心一下子沉浸在蜜罐里。

哦，你青翠的米兰哟，你那细小却又放出浓香的花朵哟，你给了我两次短暂而又深长的幸福。我和方薇是合法的正式夫妻，却不得不像情夫情妇似的在你的花下幽会。每次，教授夫妇都离开家，在外面锁上房门，不让任何一个不速之客破坏了我们苦涩的幸福。可是你，米兰呐，看见了我们全部的欢情，听见了我们所有的絮语，记住了我们每一滴泪水。我们曾经热切地盼望在这如醉如痴的温存里，孕育我们下一代的生命。为了工作，我们结婚十年而没有生育，现在我们想要孩子，想要一个可以延续我们生命的孩子。假如有个女儿，我们叫她米兰，假如有个儿子我们叫他兰生。我们怎能忘记合法夫妻的私会，而这含着泪水的欢会是在你清香的花下进行的。想不到我们又要在你的面前生生的分别，而道别的时间只有一刻钟，因为离归队的时间，离到那些凶神面前低首垂立的时间不多了。呵，方薇快来吧！快来到这花前，让我们在这一刻，度过我们的一生！

不知道是碰见了什么临时故障，方薇还没有到，郭平凡匆匆走向那座摆着米兰的小楼！突然，那盆米兰从三楼跌落下来，砸在地面上，花盆摔得粉碎。郭平凡吃惊地倒退两步，站在一棵松树后面仰头望去。从开着窗的何教授家里传来威武雄壮的叱责声，皮带抽在桌上的进行曲。还有翻箱倒柜的交响乐。郭平凡低下头，两手捂上眼睛：“搜索队”终于来了！何教授夫人的名望、国务院领导同志的保护明令都不管用了！“革命的铁扫帚”终于扫荡了这

繁荣、平静的孤岛！

郭平凡的手抠着松树皮，咬着下唇，忍住自己愤怒的颤抖，等待着什么。果然，何教授被几个勇士推出楼门。这个清瘦的小老头，站在门口，和身材丰满的夫人默默地告别，然后看一眼地上摔碎的花盆，点点头，好象飘起一丝笑意，走了。郭平凡从一棵树后跑到另一棵树后，注视着走过来的何教授。何教授看见他，突然站住，转过身朝楼门口挥挥手，大声说：“回去吧，别为我担心，照顾好你们自己！”扭过头大步走了。这话说给谁？是他的夫人，还是郭平凡？天呐，这多像抗战时期和解放前出现的事情啊！

郭平凡呆立了一会儿，掏出笔在一张纸条上写着：“粉碎了天堂，掐断了清香。我走了，消息去问信箱。”他把小纸条插在松树的裂纹上晃晃荡荡醉汉似地走了。

方薇坐的车子，半路上发生了车祸。她只好换乘另一辆，等到用尽全身气力挤上车来到这里时，只发现了这张字条。她差点昏过去。

北京车站候车室的自动电梯上。现在已经是晚七点半钟。郭平凡和方薇都已经是“五七战士”出征的打扮。他们手里提着行李，站在相隔四五级的梯蹬上，中间是几个雄赳赳的专案人员。幸而电梯不是平面的传送带，而上下的阶梯，使他们能够越过这几位革命战士的头顶，凝视对方的眼睛。此刻，他们当然不能乱说乱动，只有把全部情感聚集在目光里向对方传播。这是怎样的一刻呀，愿这电梯发生故障，永远停留在那儿！

哦，平凡，我的平凡。这一天，我终于又看见了你！看见了你的眼睛，领受了你的目光，你懂得我的心情吗？你理解我目光里的全部含义吗？你还记得我们也曾有过一次这么默默无语的长久的凝视吗？对，那是我们结婚的夜里。那天，我们依偎着靠在窗前，仰望着满天的繁星。然后，我们就像现在这样默默地彼此

凝望。你用眼睛问我“幸福吗？”我用目光回答：“是，很幸福！”你用眼睛诉说：“就这样，永远！”我用目光肯定：“不管风风雨雨，永远在一起！”我们彼此抓住双手，不断地摇晃！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了解，只用目光就交谈和理解了一切！哦！看着我吧，看着我吧，看着我吧！我将永远记住你的目光，记住我们的誓言：“风风雨雨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九点二十一分和九点三十四分，两列开往不同地点的火车，载着这对奔波了一天也未能告别的夫妻分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们都坐在窗边，望着黑黝黝的夜的原野，心里响着同一个声音：

不要难过，不要悲伤！因为我们相信地球是圆的。在同一地点出发，哪怕驶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只要不跌倒，只要向前进，总会有会合的一天！我们还相信，地球是转动的！我们在黑夜中告别，相会时一定有灿烂的朝霞升起！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日于北京